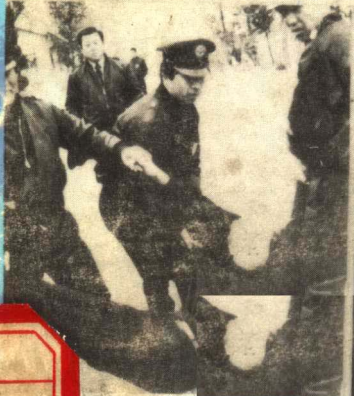




可怕的証实的 记录

可怕的证言的记录

37

《韩国通讯》

T·K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6

目 录

恸哭的时代	(1)
泥泞之路	(26)
狂人统治	(57)
可悲的证言	(77)
冬天一到	(108)
抒情诗的时代	(137)
匿名的时代	(156)
谁是罪魁祸首	(184)
即将形成的战线	(216)
残酷的季节	(248)
可怕的证言的记录	(271)
走向灭亡的统治	(293)

恸哭的时代

喧 器

今天正是七·四南北联合声明发表两周年的日子。政府的发言人叫嚷：“……我们提出严重警告，他们要是今后继续进行军事挑衅，我们决不会坐视不动。”

已经听得厌，看得烦了。这是多么骚乱的时代啊。

能不能堵上耳朵，闭上眼睛呢？这种骚乱几乎使人发疯了。六月二十五是韩国动乱爆发二十四周年之日，这天他们把一百万人动员到位于汉江中心的汝矣岛“五·一六广场”去了。这就是所谓“百万市民反共动员大会”。这为的是叫人们都认识到：如果“由于贪图安逸和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破坏团结，就会招致“南侵”。会上，以“汉城大学学生会会长”的名义发去了致总统的信。信中指出，为了制止北韩“以赤化革命和军事挑衅”为目的“把枪口对准同族胸口的暴行，请求您确立更有力的反共姿势。”这就是不管学校将怎样，不管人权将怎样，不管统治阶层腐败到何等地步，只管促使学生“上奏”总统，求他以一人永远独裁实行强有力的政治。

另一方面，据说二十八日，一艘海警巡逻艇在东海被

北方的警备艇击沉了。由于这个事件，这个国家又喧嚣起来了。于是，朴政权扬言道：看，北方的威胁在这样增大。由此可见，反朴运动就是赤色分子的勾当。他们心底里却很高兴北方为他们镇压反朴运动给予这种“协助”。这是多么反民族的、充满虚伪和捏造的时代啊。在急剧发展的世界历史的洪流里，这个国度的民族就该这样孤零零地置身于这种喧嚣之中吗？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

有一天，中央情报部的一个高级官员来访问反政府运动的重要人物，并对他说了可怕的话。

“我们老爷疯了。我们为了执行他那荒唐的命令，弄得手忙脚乱了。真叫人为难啊。但是，请你放心，我们会干掉他的。”

这可以说是百万市民反共大会式喧嚣的翻版。这是一种假装提供秘密情报，借此操纵大众的手法。也就是说，要由他们自己干掉他，所以要求人们不要插手，老老实实地呆着。这是中央情报部的惯用手法。但这里面倒是有一个真理。那就是连中央情报部也承认：正如所有垂死的独裁者所表现的那样，目前，朴政权也疯狂挣扎起来了。所以，人们在互相交谈的时候，双方都默认这一点，总是以“真叫人为难啊！”这句话作开场白的。我听着这话，心里想：狱中的朋友们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因为朴政权疯狂起来了，无法预测会干出什么勾当来。

一位朋友告诉我说：

“那是二月里举行毕业典礼时有过的事情。大人的令爱也毕业了。她本来喜欢文学，但被迫学了工科。在学期

间，她被派去了许多地方，甚至作为使节被派到外国去。所以她没能好好学习，连学校规定的上课时数都没有保证。尽管如此，毕业时却授予她最高荣誉了。不仅如此，那天，除了她的父母和警护员以外，不准别的家长进会场，弄得好多家长在外边冻得发抖。”

这究竟是怎样的心理状态呢？那个大学的教授们和为之而高兴的“父母”，应该说都是非正常的人。这按常理是不可想象的。我想起了前几天，一个坐牢的女学生的母亲所说的话。

“我到学校去找教授，可是他们都躲起来不见我。当好不容易见到女学生科长时，这个教授粗暴地说，全怪你的女儿在家庭受的教育很坏。”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也感到很不舒服，不禁在心里想：朴政权很了解民众和知识分子卑鄙的一面，所以认为“只要除掉自以为有良心的少数不懂世面的人，就会万事亨通。”

但是，不能否认，在这种骚乱和丑恶的浊流中也还传来清亮的声音，也有一股明净之流。这个声音和明净之流驱逐这个黑暗，清洗被玷污的大地的那个日子果然会到来吗？下面介绍一篇在这种进退维谷中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登在上次通讯中提到的一个大学刊物上的。这是该校刊总编写的题为《我们的任务》的《绪论》。大学刊物是事先受学校当局和中央情报部检查的。刊物受检查后，这位总编用打游击的方法在付印时换了绪论。结果，他被捕入狱，刊物也被没收了。这位总编写道：

……然而，现实如何呢？在自由民主的幌子下，原封不动地承继了第二次大战时期横行的法西斯主义方法论。他们虽然宣扬有国籍的民主（指朴政权的“韩国式民主”——作者注），但一方面修改宪法，开辟永久掌权的道路，另一方面，助长所谓危机临头的氣氛，用情报政治蒙塞有志之士的耳目，封锁言论。他们利用大众文化手段甚至麻痹国民的判断能力，排除群众对政治的关心，巧妙地掩盖他们可耻的勾当。精神文化已经枯竭，对财富的垄断，使民生苦越发加深。我们在“自由的旗帜”下，进入了黑沉沉又漫长的冬眠。

难道我们永远不能从这沉眠中醒来吗？黑暗势力越发沉重地裹紧我们的身体、生命和脖子，可是只因为没有十名义士，就这样自取灭亡不成吗？究竟要等到何时，忍到何时呢？在这黑沉沉的夜里，难道要为一身的安宁作适当的妥协吗？要对抗吗？还是暂且躲到内面世界去安歇吗？到头来要受到历史的严厉审判，说你曾是淫乱的娼妓不成吗？……

这位总编在这里强调了历史的趋向，说把非真理弄成真理的这一现实必将被推翻。他还回顾了韩国的历史，说它象一九六〇年的四·一九时表现的那样“反复了苦难和抵抗”。他还呐喊道：“为什么我们看到朋友们无缘无故地遭到逮捕也这样无能为力呢？难道要成为刚露出了点儿讥讽的表情就被迫沉默下来的那种怯懦的市民吗？”

理智的使命便是在黑暗中照亮前程。为此，必须使自己燃烧起来，自动担起重荷来。……黑暗的魔手在狂舞，暴虐的统治者遮住了阳光，深沉的黑暗蒙住了眼睛，在这种情况下要专心贪图安逸，那是一种罪恶。有生命的运动不会颓唐，也不会有断念。在苦难中，反而会涌现出拆毁壁障，摧毁暴政的真正的勇气。黎明之神在扣门。它等待着，要把太阳送给我们。但是，在这深夜里有我们应作的工作，要备好迎接它的灯油和灯盏。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笔者在这里把矛头指向了政治、经济以及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方面。还强调要同贫苦的民众生活在一起。他写道：这不是要富翁同情他们，而是要他们热爱同舟共济的同僚，并同他们加强团结。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要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并在这基础上规定大学的使命，引导青年文化。由于写了这一句，他也被拉去经受苦难了。

在伟大的政治下，人的心灵总是变得高尚的。但在恶劣的暴力统治之下，人的心灵却变得颓废，不是为理想献出自己，而是为维护自己而变成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在暴徒的统治下，专心为保住性命而挣扎。在这样的世道，有良心的人们自然要悲壮起来。人们常说，韩国人抱着抽象的理念，顽强抵抗。这也许是事实。那些没有经受过在暴政的折磨下身心都被撕碎的那种体验的国民是不可能理解这一点的。

（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讯）

狱 中 消 息

国民全被关进牢狱里，只能听到一方的训话。六·二五纪念日那天，报纸大肆报道了挂上老著名人士之名的所谓“韩国维新学术院”这个带有奇妙名称的团体发表的声明。声明说，现在已经陷入了“片面地主张自由和权利的”令人慨叹的状态。因而我们强调新的伦理。最颓废的应说是那些挂上了大名的上层人物，不，应该说是动员他们如此行动的掌权者，然而他们却装成国民道德的捍卫者。但是现在没有一张嘴敢对此吐个不字。

他们说，要对没有经历过韩国动乱的“年轻一代负责，对他们进行说服和指导，以便不使他们为那单纯的血气和对理想的渴望所驱干出鲁莽的行动，不使他们被北方的甜言蜜语和对南战略所蛊惑，或被利用”。最后，他们还号召：要认清今天的国际形势、国家安保以及培养国力的必要性，“要以领导者为中心牢牢地团结起来”。这才是他们要说的话。为了显示这个领导者的伟大，报纸几乎每天都在第一版上登载朴正熙的相片和有关他的文章。那些文章大体上都是上层人物的反复的训话：不管怎样，在受北方的威胁的情况下，只有团结和反共才是走向民主的道路。第二版上照例要登载一两条短讯，来说明朴正熙的为人多么诚实、仁慈。当然，那里决不会刊登朴正熙大发雷霆，把金大中提到法庭上来的消息和他对金大中和前总统尹潽善

言正理直的发言报以狂怒、咆哮的消息。但是，为提高他的威严报纸上登的那些东西，可能由于报纸在另一角登出的如下的几句话，反而会成为笑柄。

对朴永复求刑十五年徒刑。

这个“人间活宝”发出了慨叹声，而隐蔽在后面的“幕后人”却发出了笑声。

这里说的是有关一个男子汉在中央情报部科长的帮助下，从银行偷出七十四亿现金肥了私囊的事。“人间活宝”有这种了不起的本事，在他的背后还有上层的伟大的帮助，但这个上层现在已躲在背后只管显出狰狞可怕的笑脸。尽管如此，那些大人们却在声明里说教：要把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寄托给创造这种世道的“领导者”的“永远的领导”。那些很会使“保身术”的人都挂上了名。但是，民众在这些名字里忐忑地寻找他们所关心的先生的名字，发现没有，这才放下心来，可见民众并没有变心。朴正熙可能和往常一样，大发脾气，责备某人为什么不能动员那些硬骨头的一班人。说不定他为此还要采取疯狂的措施。他说他自己才是民主的体现者，而这个民主只是因为经历了韩国动乱而带有特殊性。他说采用一人独裁的形式，依靠宪法的统治不如依靠总统紧急措施的统治好，而且应该如此。如果对此提出非议，就会被处死，所以无法提出反对论了。全体国民都监禁在军事监狱里了。那些官方控制的国会半年多也没开过一次会。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在万万意想不到的地方，开口说

话了。为纪念日本统治时期的革命诗人禅僧干龙云逝世三十周年而举行了报告会。各家报纸以“自由是万物之生命”、“誓不做奴隶的斗争的生涯”、“舍命捍卫自由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先驱者”等标题报道了这条消息。千宽宇在谈到干龙云的自由思想时首先介绍了他的话：“当自己的自由被夺去时就要豁出生命去做斗争”，“自由不是神赐与我们的，而应该是由我们创造出来献给神的”。千宽宇说，干龙云说的“誓死争取自由”这句话，是对他本身和这个国度的民族宣告了死亡的。这可能是被撵出《东亚日报》献身于民权运动的千宽宇借干龙云的话来表露自己的信念的。在前一周，有一位诗人以《某月某日的黑暗》为题，发表了如下的一首诗：

我们两手洁净地躺到睡铺里，
唯恐被发现，灭灯睡下，
我何时醒来了呢。

.....

父亲，无须有的父亲，
他那声音那么宏大，
我们的声音显得那么微细，
我何曾说过话？

他说了，投降吧，投降吧，
在光天化日之下，

也不驱散的无名的黑暗，
狂舞起来使我们不得安宁。

现在，仍有许多抵抗者，特别是学生当中大有人在。
看来他们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今天介绍一位身在狱中的
学生给他所爱的女子写的一首诗和信。写信人是信奉基督
教的学生。

在 狱 中

我想我并非被监禁在三米见方的牢房里，
我被监禁在这里，心灵被束缚，
使得我无能为力又失去信仰，也无法实现自己的
欲望。

狱中生活并不是令人高兴的，
但也决不是令人悲哀的，
喜悦和悲哀并不是脱节的，
而是从同一个心里伸出的手心 and 手背。
在里面在外头同样是被监禁，
身子被监禁总比心灵被锁住要强得多。

假若对狱中生活感到痛苦，怀恋过去的日日，
假若为个人的安生而称颂致谢，
假若勉强摈弃希望愿受慰藉，

我何必到这地方来。

人格只沿着同心圆在转，
自我完善似乎可以实现，
其实只是一场梦幻，
原罪顺着我的血脉找上门来的时候，
我重新感到胸间创伤的刺痛。

剩下的路只有一条，
在这里重整旗鼓，
勇气渐渐战胜疲倦抬起了头，
正象变卖全部财产买进真珠一样，
我要抛弃一切决心贯彻生的真理。

然而我要变得更为凄凉，
我的狱中生活要变得更为困苦，
贯彻生的真理并非轻易而能，
主啊，求你挑选我，
让我重新投身于浴血斗争吧。

(当狱中生活第五十天之际)

亲爱的××：

我试写了本不会写的诗。我过得很好。我希望我也能成为能给人们带来力量的人，正象前辈×××至今给我带来力量一样。这里的生活很有纪律，并不感到寂寞。希望

能有更多的书，可是在目前恐怕是办不到的。近来，倒感到愉快。……

如果说有所不安，那不是因为我身被拘禁，而是因为自己还不大成器。

但是，最近我自身起的变化要求改造我。对我来说，圣经是唯一的慰借。我很清楚，我的毫无羞愧的狱中生活会激励在外头的人们。

亲爱的××，望你能遇事深思熟虑，处理得当。也就是对别人的痛痒也要体贴入微。对父母，我心里总感到深刻的内疚。至于我，除了努力脱胎换骨之外，别无他路。……

我认为上帝曾挑选了我，而现在我尽诚地祷告上帝挑选我。我觉得除此而外，就没有什么可乞求的了。自从入狱后，更殷切地感到我对外面的每个人的热爱、期待和愿望。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贵的人。

痛苦越大，克服它的力量也就越强。即使在这个××牢房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决不会感到悲伤和寂寞。请把我致谢的祷告转告别人。我常在梦中与××相会。最近，还梦见同××下馆子了呢。这次的第一审，可能把我判处十年徒刑。但是，我想明年春天总会有个着落。愿主也和你同在。祝你安好！

××× 写

六月×日

同那审判者、统治者的卑劣性相比，那些受审判的人

们、被统治的人们精神又是多么高尚啊。这样的审判者如果不灭亡，我们在历史上就该找不到正义的意义了。现今在韩国展开的斗争，不单单是政治上的斗争，同时也是道义上的斗争，是高尚的精神同暴戾进行的斗争，是同抢走了国民的一切的强盗进行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讯)

判 处 死 刑

当权者终于宣告判决，竟对十四名学生判处了死刑。他们对学生的判刑理由是：

……共产分子和反政府势力，按照北方的有关促成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结成联合战线，企图发动共产革命。鉴于这一点，尽管被告是学生，但如对他们从宽处理，就会违背渴望祖国安全和繁荣的民意，为此，严惩不贷，处以极刑。

根据紧急措施，被判处极刑的人，已达九十一人。还有许多人要被判处极刑。据说，有的为区区小事被捕入狱，还没有受过审讯。朴政权不断地干出背信弃义的勾当，大放厥词，竟说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谎话。在这种政权的统治下，人们受尽种种折磨。我再次感到，朴政权是多么傲气十足啊，简直旁若无人，他们这帮又是多么残忍、

冷酷的党羽啊，同族的统治又是多么惨无人道啊。掠夺国家一切财富的这帮强盗，反而这样审判爱国人士来了。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事。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做反而会把问题弄得更加严重。他们对金芝河也扣上“幕后操纵”的罪名，判处了死刑。他们判决时用的是他的本名金英一。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国民知道被判刑的正是写了《五贼》这篇诗的作者金芝河。强盗反倒审判起正义人士来了。国民越把他们说成强盗，他们就越疯狂地审判正义人士。据说，金芝河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时，嘴边露出一丝苦笑，说道：

“在临死前，麻雀也会叫一声的。……我作的是正大光明的事。如果，我能有一天获释出狱，还是要做同样的事的。”

金钟泌总理对这令人痛哭的事态，却说什么这为的是“惩一儆百”。他用同一个嘴还说什么韩国是民主国家，法庭独立进行审判，因此，总统也无可奈何。善良的国民总认为朴正熙和他的政权终究不过如此而已，可是他们还抱一丝希望，想“焉能如此”。这次也一样，人们一听到判处死刑的消息，都很吃惊。过了一些时候，人们喃喃地说“他们本来就是无恶不作的家伙嘛！”

对两名日本人也判处了二十年徒刑。这也使国民吃了一惊，于是他们喃喃地说“日本政府真没有出息！”难道这是因为日本政府本着“顾客第一主义”精神，自己作为商人，把朴政权视为顾客所致的吗？看来，朴政权把在国内惯用的手法，如今已用到国际关系上去了。他们惹出事件

手入

后，一边说这是不足轻重的事，可以马上解决，但另一方面却把事件引到死胡同里去。他们把事件捏造成既成事实，逼人承认，而后翻脸采取强硬态度。对金大中事件也罢，对两名日本人学生事件也罢，用的都是同一个手法。

他们自己干出暴力行径后，却大叫大嚷说要逮捕犯人。可是，等舆论平息之后，事件就变得“有头无尾”，最后被人忘掉。据说，他们这次甚至起诉并审讯前总统尹潽善。说是他曾资助了学生。根据紧急措施令，可以说他犯了死罪。据说，美国大使馆人员也很担心这件事，开始审讯时，出面干预过。对此，韩国政府回答说，不必担心，只是为叫他出庭作证，才叫他来的。可是，他们到底还是起诉了。据说美国大使馆也对他们这种骗人勾当表示愤慨。这不也同金大中和两名日本人学生的情况完全一样吗？骗人取巧，是朴政权的本性。他们把这一手法甚至用到国际方面去了。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惊慌失措，顾不得国际批判了。

据说，目前韩国政府正对录用日本人讲师的大学施加压力，强迫大学解雇他们。还要各种手法，想把日本人留学生也撵回去。这是为了什么呢？看来韩国政府唯恐自己的“恶行”传到外边去，对这方面费很大的脑筋。有一位日本朋友对日本大使馆对此一直保持沉默，表示了愤慨。韩国驻美大使咸某曾向《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说，他要是到韩国，无法保障他的安全，那是因为说不定北方的间谍冒充南方的人干出杀人勾当来。这是要把一切都转嫁于北方的勾当。